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二十六回 李氏帶病見主母 子方說謊詐張寅

詞曰：道罷三皇五帝，講完禹夏商周，七雄五霸鬧春秋，楚漢爭鋒對手。青史幾行名姓，山前無數荒丘。前人留他後人收，說什麼龍爭虎鬥！

這一首閒詞按下。

且說鄧氏將張寅藏過一邊，提心吊膽叫小桃去開門。又想到：「莫非祁中忘記了什麼東西，回來取（去）拿不成？」小桃將門兒開了，走進一個人來，並不是祁中，卻是原在家中打雜的李氏老婦人。鄧氏此刻才放了心。

只見李氏一手挾著行李，一手提了個籃兒，上前叫了聲二奶奶。鄧氏說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李大娘。你這一向病兒好些麼？為何還是只樣哼聲不止？你快些進來坐下。」叫小桃去關好了門。列位，你道李氏因何今日拖病而來？只因他無兒無女，丈夫又去世的早，丟下兩間草房；他將房子賣了，歸著他丈夫殯葬之用，餘下幾兩銀子，借與鄰居人家生息。誰想這些人家見他有病，賴他的銀子，不容他居住，趕他出來，因此李氏無地安身，原奔靠主人家而來，這且不表。

且言鄧氏問李氏：「你這一向病兒可曾好些麼？我時常掛念在心，沒有個人兒來看你。」李氏說：「多蒙二奶奶抬舉，天高地厚之恩，殺身難報。又蒙二奶奶問奴之病，說起令人可憐。鄉下人又沒有個好醫生，又無一個貼心人兒服侍；更遭一班鄰居，該我銀子不還，反不容我居住，拖病趕我出來。你想我這病怎能得好？我只得來懇求二奶奶，開天地側隱之心，舍我一碗飯兒活命，雖死也萬感不忘。鄉下人並無一點人意可敬，只有幾個雞蛋兒，聊表我一點孝心，與二奶奶打個茶兒吃吃罷。」鄧氏說：「怎麼又好多謝你。」忙將雞蛋收過。

鄧氏見他衣服單薄，忙向房中取了一件紅布襖子，轉身走出房門，叫了一聲：「李大娘，你不要悲苦，我家也還不在你一人飲用，且自放心，將養病兒要緊。這一件紅布襖與你遮寒。」李氏接了布襖，千感萬謝。鄧氏又叫小桃替他行李鋪蓋搬在廂房裡面，裡面收拾飯與李氏吃了，命他且到廂房裡歇息歇息。李氏謝了又謝，向廂房裡面（去）不題。

再言鄧氏向床背後，將張寅請出來，說道：「適才扣門又是一個虛驚。」張寅問道：「來的是那個？」鄧氏說：「是我家用的個婦人李氏。只因有病回去，今日卻又拖病而來。可憐他無兒無女，前來哀告於我。我可憐他，收留住下，也是一個功德。」張寅說：「留便留得好，我們之事倘被他知道，如何處治？」鄧氏道：「你好呆！俗語說得好：有錢使得鬼推磨。就是他曉得，也不妨事。道在人為，況奴待他情分不薄，他不來管我閒事。今後在他身上再用些情，豈不是萬全之策了？我丈夫又不在家，你正好來往行走。你若來時，我與一個暗號兒，但是門上插了架花，便可進來，包管無事。」

二人談了一會，漸漸天色晚了，鄧氏就將他丈夫丟下的銀子取了一塊，約有三錢，命小桃買了酒、菜回來。關好了門戶，收拾晚飯，將酒、菜取至房中，他同著張寅對酌。鄧氏說：「請老實用一杯。今日是太平宴。」張寅舉起杯兒，心下暗想道：昨日今朝大不同。卻也高興，一連飲了幾杯酒。吃過晚飯，命小桃收拾了盤盞殘肴去，他去安歇。鄧氏同張寅此刻是：

魚水交情重複合，鳳鸞恩愛更添濃。

有《西江月》一首為證：

體題昨（乍）宵驚怕，今朝又正歡娛。鸞顛倒，氣吁吁，說不盡溫柔巧語。說前世俗緣未了，今早復解羅裾。情濃不管老夭知，捨死忘生一舉。

二人情投意合，交枕而眠。到了次日清早，放張寅出去。至此日為始，早去晚來，也非一日。李大娘漸漸也知覺了，只是不敢言說，這且不題。

再言張寅在祁中家走動，膽大包天，全無忌憚。那日清晨，從祁家門裡一搖〔一〕擺走將出來，只見牆根之下有一人，蹲在那裡出恭。你道此人誰？就是在侯家做蔑騙的黃子方。只因找不著呂昆，因此將他同李連義一統趕出來，目下無以為業，在賭錢場上吃賭錢的飯了。因賭錢才散，故在此出恭。想來晚上輸了夜錢，恨急了，將六顆骰子咽在肚裡，此刻痾下來，還么二三么二二三，你道可是行了死局了？一個人在那裡自言自語搗鬼。猛然抬頭，只見張寅從祁中門內走出來，心下動疑：此刻天色尚早，為何他在此走出？其中必有些古怪！人說祁中的妻子頗有幾分姿色，有然是他丈夫不在家，背地裡偷情，厚上張寅這小畜生了。想來一定不差，等我出去嚇他一嚇，看他怎樣！忙忙束（撤）了褲子，徑（竟）趕張寅。

卻說張寅出門，見牆腳下有人出恭，嚇得慌慌張張跑出巷口。不防黃子方識破機關，隨後趕來，口中連連叫道：「張寅兄往那裡去？」張寅只顧朝前走，並不理會。黃子方見他失虛，越發疑惑，飛風趕上近前，說道：「張寅兄，小弟請教你數聲。為何連頭也不回？是何意思？適才兄從那個人家門裡出來，想必有什麼公幹。敢是晚衙在那個人家過宿的麼？」張寅道：「因昨晚與只個朋友說話，夜深了，不便回去，故爾個今日早回。兄休得多疑。」黃子方這個人鬼計多端，在張寅臉上一聞。原來張寅今日尚未曾淨面，夜來的那一團脂粉香氣，猶然未散，被黃子方聞出。但覺：

蘭麝氤氳香襲袂，動人春興味偏長。

黃子方慌向張寅說道：「人賊現獲，兄還有何抵賴？非是我姓黃的多事，外面有多少人道你不是，兄須防備。弟外日在集賢居同著一個小朋友吃酒，內中就有人說你時常在祁家走動。其中之事，外人盡知。」張寅見他說出這句話來，有些蹊蹺，連連叫道：「黃兄，途中不是談心之所，請兄到舍細談細談。」二人攜手相攬，一路行來。已是張寅門首，此刻也是早飯時候。張寅請黃子方在書房坐下，書童倒茶不題。

卻說張璉等眾看見黃子方進門，敢怒而不敢言，一個個暗暗的說道：「這姓黃的當日在侯家做蔑騙，如今我們相公又同他來往，定然把個家私送在包人窮手裡就罷了。正為賢愚不辨，好歹（反）不分。」有的歎道：相公呀，只可惜你：

臨崖勒馬收韁晚，船到江心補漏遲。

按下眾人談論。再表張寅命書童獻過了茶，向黃子方道：「兄呀，適才路上說的話，望兄一一指教。」黃子方口稱言重，心下暗想道：「要是把話說重了，又恐把一頭好買賣弄壞了；欲待說輕些，又恐壓他不住。只見機而作，隨機應變可也。」主意已定，開口尊了一聲：「寅兄，外頭那些朋友總不過是為著老兄在祁家走動，故耳他們心裡要想擠你，那時使你措手不及。難道兄既做這樁事，安有懼哉？但恐臉面相關，有失體統。況他那一干人俱是些無賴之徒，倘被他們一時擠住，豈不傷你我斯文之雅？連弟也不免削色。到是弟一團美意，替兄再三排解，說這姓張的是我的契友，還須看我薄面，待我替諸公道及，少不得盡情，眾人方才息念。但此事兄該自諒，他們見遲遲不理會他，只怕早晚又動干戈，弄出事來，禍恐不小。今日弟不得不言，日後倘有事故，連我姓黃的也不好見兄之面。兄平日亦難會著，今日真是僥倖途遇；又蒙見問，故將這一些話細呈兄聽。行與不行，聽憑尊意上裁。」

張寅只認他說的一番真話，連連打躬：「謝兄指教，真金石之言，頓開茅塞。這正是：

「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。」

張寅連連起身說：「敢失陪。」回到後面，取出兩封銀子，俱是白封紅簽。內有一大封，遞與黃子方道：「拜托長兄取去，代弟候那一干朋友，無非是一酌之敬。諸凡事推兄金面，叫他們休要嫌輕。」又將那一封取出來，就向黃子方道：「蒙兄雅愛，本該備個禮而送至尊府，誠恐到反不恭，只得面呈薄敬。恕弟不恭，望兄笑納。諸事還望照應。」黃子方故意推辭道：「蒙委，當得遵命。但是送弟厚贖，實不敢領。」兩下推讓了一會，張寅再四不依，黃子方只得收了，放於衣袖之內，口中只說：「權領，權領！但是日後有人說話，都在我身上一力承擔。」列位，你道黃子方見了銀子不要，是何原故？俱是一團假意，可笑這廝嫌少不怕多，

恨〔不〕得將他的家私送他才是。他心事這且不言，黃子方開口尊了一聲：「兄呀，如若今晚往祁家去，可先隴我舍下，有絕妙藥酒敬兄兩杯，包管那祁二娘與你另添一番恩愛，兩情難捨難丟，豈不是一樁快事？」言畢作別。張寅送出大門，道：「兄晚間一定在府，小弟必來，決不失信。」

黃子方才出了張寅大門，不防李連義迎面走來，見黃子方虛張失智，兩個衣袖裡面沉沉重重的，連連將幾句言語打動他。黃子方就把那小些的銀包取出來，遞與李連義，說道：「別人跟前不必題起，這銀子送兄買小菜兒吃。」李連義才接過銀包，黃子方就說道：「失陪了。」把手一拱，慌慌張張而去。李連義想道：「這黃子方並不是個善男信女，輕易白把銀子送我，其中必有蹊蹺。我方才聽得張寅約他晚間往他家中去，不知與他所乾何事。等待黃昏時候，前往黃子方門首一聽，便知端詳。」這正是：

要求真富貴，須下死功夫。